

刘小川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品
中國文人

②

屈原 司馬相如 嵇康

陶淵明 李白

杜甫

白居易

蘇東坡

李煜 歐陽修

柳永

王安石 陸游

辛棄疾 李清照

曹雪芹 魯迅



刘小川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品中國文人

②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品中国文人.2 / 刘小川著 - 上海:

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08.5

ISBN 978 - 7 - 5321 - 3332 - 1

I. 品… II. 刘… III. 文化 - 名人 - 人物研究 - 中国 - 古代 IV. 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60389 号

出品人 郑宗培
策划、指导、责编 魏心宏
特约审读 海风、唐让之
编辑协助 谢锦、韩樱、于晨、吕晨
企划宣传 任春
发行主管 傅建夷
对外版权 海力洪
版式、封面设计 周志武
出版印制 居致琪、张家莹、周剑明
校对 林莉敏、何行亮、高银娣

品中国文人 2

刘小川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le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l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50 × 958 1/16 印张 26 插页 3 字数 354,000

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- 50,000 册

ISBN 978 - 7 - 5321 - 3332 - 1/K · 265 定价: 3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 - 62662100

卷首引语

思想最深刻者,热爱生机盎然。

[德国]荷尔德林

Wer das Tiefste gedacht, liebt das Lebendigste.

[Germany] Friedrich Hölderlin

目 录

苏东坡(北宋 1036—1101)

..... 中国古代,苏东坡这样的个体生命可能绝无仅有。没人比他更丰富多彩。他似乎穷尽了生命的可能性,穷尽了中国文化的可能性。他抵达了生存的广度与深度的极限。他生活在古代,却比现代人更现代。他生命中的核心要素,提纯了人类文化的“遗传基因”。

柳永(北宋 987? —1053?)

6:9 柳永老是在离别,转身,上路,好像在一个地方待不长。这是什么原因呢?南北繁华地,他清瘦而挺拔的身影穿梭于市井,出没于绮陌红楼。“忍把浮名,换了浅斟低唱。”柳永死于道路,妓女们凑钱安葬他。她们哭呀,她们又闹,她们在悲痛的时候也牢记着自己的职业要求:欢笑。墓中的柳永瞅着她们。

欧阳修(北宋 1007—1072)

8:7 欧阳修在洛阳一待三年,异常活跃,带着他的小个头、近视眼和近乎神经质的举止。二十五六岁风华正茂,什么都想试试,白天用功夜里胡闹……他成为一代文化宗师,他做了国家级的政要,面部表情却永远丰富,想说就说想唱就唱想醉就醉。他是中年人学习的好榜样,是古往今来老年魅力的排头兵……

王安石(北宋 1021—1086)

11:7 高人的确有高招,善理财不是编故事。一张大网撒下来,民间财富藏不住。赵宋立国百年,好比一潭深水,大鱼老鳖有的是。王安石的龙睛能穿透深潭,小鱼小虾悉数打捞,犹如巨鲸张口,一次就能吞下成吨的鱼类……可是王安石终于闹得众叛亲离爱子夭亡了,他徘徊钟山喃喃自问:你真的是位比诸葛亮还诸葛亮的高人吗?

陆游(南宋 1125—1210)

167 时值隆冬,快过年了,偌大的陆家张灯结彩。然而岳飞父子的惨死,使所有的红灯笼透出血色。陆游和泪疾书岳飞的《满江红》……两个陆游:一个念念不忘北宋,一个时时怀念唐琬。《钗头凤》“杀死”了唐琬吗?爱国爱酒爱山川爱美女,恨一切卑鄙野蛮,爱与恨,成就了我们的顶级诗人。八十年一步一个脚印,八百年感动着中国……

辛弃疾(南宋 1140—1207)

209 辛弃疾的形象颇为奇特:总觉得他跃马挥枪,漫山遍野旌旗在望。大将军而兼大文豪,三千年难得一见。辛将军才高、性烈、脾气大,行军打仗,为官待友,都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。而文人的豪放往往暗通温柔,非梁山好汉所及也。辛词的传世佳作可分三类:英雄气;乡村语;儿女情。“更能消几番风雨,匆匆春又归去……”

李清照(南宋 1084—1151)

241 李清照敢爱,并向世人发出爱的声音。两千年封建史,数她声音大,大而美,美而稀。苦难也拖不住她的。“谁怜流落江湖上,冰肌玉骨未肯枯!”她是唯美的:美少女、美少妇、美寡妇、美妙的《漱玉词》、美不胜收的爱情生活。金人的屠刀断下北中国,也把李清照的命运切成两段……张汝舟骗财骗色骗文物,李清照凄凄惨惨戚戚:“三盏两杯淡酒,怎敌他晚来风急!”

曹雪芹(清代 1724? —1764)

289 荣华富贵转眼成空,美好女性群芳散尽,给曹雪芹刺激太大,印象太深,记忆太稠。天闷要下雨,人闷要讲话。写作,无非是纸上的更具规模的表达。“字字看来都是血,十年辛苦不寻常。”红颜知己脂砚斋,陪伴着伟大的作家:相亲相爱两支笔,共同追忆逝水年华。曹雪芹哭红楼诸艳,哭几千年的华夏女儿。脂砚斋却在除夕之夜痛哭曹雪芹……

鲁迅(1881—1936)

- 329年轻的鲁迅在日本狂读西方经典,同时聆听着国学大师章太炎。视野开阔的思想家在孕育中,无与伦比的汉语艺术在锤炼中……战斗的鲁迅之所以能够战斗,其文化视野乃是决定性的因素。“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。”他的面部轮廓有如雕刻。而我们在今天,得以掂量鲁迅的硬度,同时掂量他的柔软度。硬,来自柔软,如同憎恨源于热爱,无边的黑暗是由于天边的那一缕曙光。生活中的鲁迅安静而慈祥,像个乡下老头。萧红说:“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,是从心里的欢喜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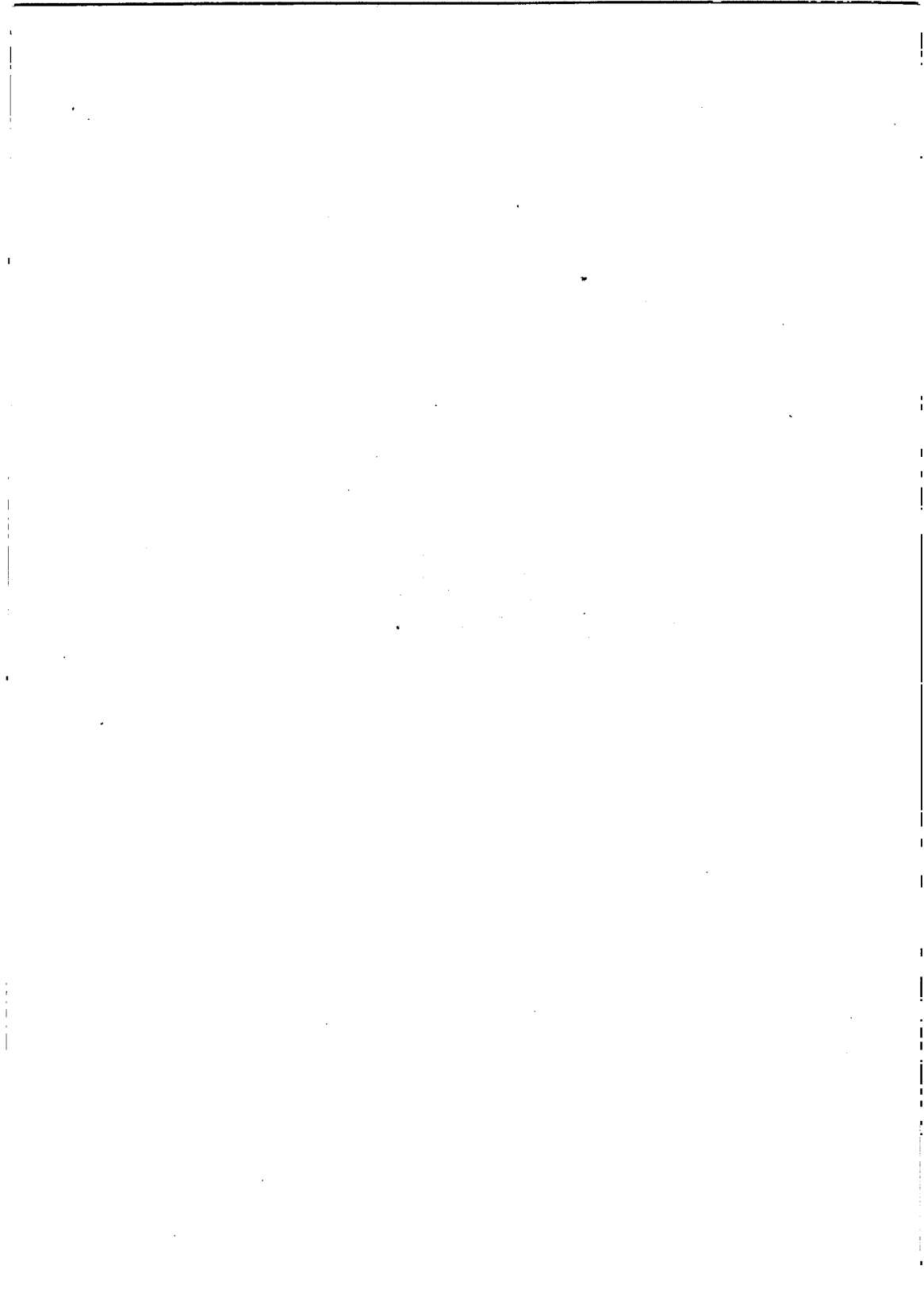
- 387我为什么要品中国文人(代后记)

- 408附录:主要参考文献

苏东坡

(北宋 1036—1101)

中国古代，苏东坡这样的个体生命可能绝无仅有。没人比他更丰富多彩。他似乎穷尽了生命的可能性，穷尽了中国文化的可能性。他抵达了生存的广度与深度的极限。他生活在古代，却比现代人更现代。他生命中的核心要素，提纯了人类文化的“遗传基因”



1

中国古代,苏东坡这样的个体生命,可能绝无仅有。

窃以为,没人比他更丰富。他似乎穷尽了生命的可能性,穷尽了中国文化的可行性。他抵达了生存的广度与深度的极限。

他生活在古代,却比现代人更现代。他生命中的核心要素,提纯了人类文化的“遗传基因”。

本文始于对苏东坡的新的惊奇,并试图把这种惊奇贯穿到底。

四川眉山是苏东坡的家乡,位于川西平原,在成都、峨眉山与乐山大佛之间。我家距苏轼老宅仅百米之遥,从小就在他的英灵弥漫处跑来跑去。园林优雅的二苏祠,供着苏家三父子的塑像。1963年,朱德、陈毅到眉山,激动不已的总司令挥笔写诗:“一家三父子,都是大文豪,诗赋传千古,峨眉共比高。”而陈毅元帅也曾说:“吾爱长短句,最喜是苏辛!”

辛,指南宋的辛弃疾。

北宋蜀地有民谣:眉山生三苏,草木尽皆枯。

三苏占尽人杰用尽地灵,眉山百年内草木不旺。这事儿见于宋人笔记,不知是真是假。

苏轼的父亲苏洵,弟弟苏辙,俱属“唐宋散文八大家”。

苏轼家境不错，早年幸福。母亲程氏有佳名，原系大家闺秀，知书识礼，她对苏轼的教导，史书多有提及。乳娘任采莲，几十年慈眉善目，以七十五岁高龄谢世，苏轼为她撰写墓志铭。大文豪的巨笔，一生写过的墓志寥寥无几，王公贵族请不动的。母亲与乳娘，双双呵护苏轼的生长。及至成人，先后又有三个女人出现在苏轼的生活中，她们都姓王：王弗，王闰之，王朝云。宋朝女人，我们终于能知道全名了，不像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的夫人，只留下她们的姓氏。

王弗、王朝云，惊人的美丽，无论是她们的外貌，还是她们的内心。

母亲、乳娘、妻妾，环绕着苏东坡。有趣的却是坡翁一生以豪放著称。女性的慈爱与温柔，给了他一颗异于常人的仁慈之心，但并未使他的性格有丝毫走样。他是男人气十足的。他悲天悯人有如杜甫，却比杜甫更快乐。他有很好的遗传：性格像父亲，而父亲又像祖父。祖父苏序，是眉山街上出了名儿的怪老头，酒量奇大，着装古怪，学神仙张果老倒骑毛驴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写过几千首永不流传的诗。他最大的爱好是打抱不平，官府不讲理，他会冲到府衙去，有理有据批评州官县官，好像他是上级。丰年他积谷屯粮，街坊以为他瞅着灾年要大捞一把，因为他永远让自己显得莫测高深，叫别人捉摸不透。两年后果然闹饥荒，他在自家门前贴告示，围观的群众多达数百人。告示写得歪歪扭扭，而内容大快人心：囤积的粮食全部拿出来救济灾民。

这些都是真事，史料记载明确。

过了三十余年，苏轼在杭州办“永安坊”，是为中国第一家公立私助的慈善医院，看病不收钱。祖孙二人行事，仿佛商量过。其时苏序已死去多年。

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，眉山这小城，各种各样的古怪人物层出不穷。随便挑一个，都足以写成一本精彩的厚书。倒是最近这十几年，人的行为模式突然趋于单一，欲望，意志，趣味，看似各自流溢，实则积为一潭，逼近工业生产的模式。个性被设定，被掌控，个体的局部反抗几乎毫无意义。个性，不可避免地走向个性的反面。究竟是谁，谁在设定人的喜怒哀乐呢？谁在制造那个标准化的“现实通道”？我重读享誉全球的哲学家马尔库塞的代表作《单向度的人》，他主要研究美国，副题是“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”。结论已如书名。他令人信服地

指出,所谓美国式的自由,其实受制于新型的极权。

中国置身于全球化进程,毕竟时间短,尚有足够的回旋余地,以避免西方人的异化。几千年文明史,文化的伟力会自然生发。眼下的回归传统、以人为本、和谐社会,见证了古老的文明重获新生的伟大力量。

而作家有义务推波助澜,把活生生的传统带到当下,把一批又一批精彩人物写在纸上。

我是苏轼的同乡,我能把他生命中最本质的东西揭示给当代的读者吗?

宋史说:“蜀人不好出仕。”

走出去当官叫出仕。一个北宋读书人,他必须从他的家乡走到汴京参加科举考试。考中的举人、进士,由朝廷分派到全国各地。即使小到九品官,也是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。唐朝盛行科举,普通庶族子弟,经过寒窗奋斗而荣登士族,从此改变家族的身份。唐末陷入战乱,武人称雄,斯文扫地。不好出仕的,远不止是蜀人。而天府之国远离战火,百姓过着相对富足的日子,懒得翻过崇山峻岭去求仕。

苏轼祖上五代人,没有一个当官的。

北宋一统天下,版图不及盛唐,人口数字相近。宋太祖赵匡胤调整国家战略,抑武人,重文士。这一调就是百余年,既有丰功伟绩,又有种种弊端。北宋文气大盛,文坛巨人、学术泰斗纷纷进入权力的核心层,创下历史之最。

科举之风劲吹。两宋三百年,单是眉山这样的小地方,就有进士八百余名。

苏洵却不喜欢科举,他喜欢趁年轻到处走,“游荡不学”。家里有祖田,有经营绢帛的小产业,为他提供游荡的盘缠。游到手头拮据时,婚姻又带给他新的支撑。婚后他继续远游,妻子程氏“耿耿不乐”。二十七岁他忽然发愤读书,埋头苦干了,六年不抬头,也不写一个字——他写的文章曾被人看不起,于是发誓,不读透经史绝不再提笔为文。

此时苏轼两三岁,家里忽然有了许多书。

宋代的眉山,是全国三大刻版印刷中心之一。十户人家,九户有藏书。著名的孙氏书楼,藏书达数万卷。

而苏洵的远游,何尝不是很好的学习?古代信息闭塞,有志之士八方游走,几乎是一种“文化本能”。春秋战国五百年,策士、侠客、思想家,幽灵般地穿梭着,埋下中国人游历的基因。

苏洵游到成都,结识了益州太守张方平;游到京师,进入翰林学士欧阳修的超级沙龙。这个沙龙里有梅尧臣、曾巩、张先、司马光、王安石等,都是北宋政坛文坛响当当的人物。苏洵以一介布衣,能有如此交游,至少说明两点:其一,他本人有才华,有闯劲;其二,北宋大人物大都平易近人,不拿臭架子。

苏洵倒有点拿架子,在人格上藐视王安石……

封建社会虽然等级森严,但是前唐与北宋有令人惊讶的宽松局面。大臣指责皇帝的事情经常发生。皇帝的重大决定,大臣若是不同意,那就很难让他执行皇命,他宁愿拍屁股走人。类似公司员工拒绝与老板合作。皇帝还不能因此降罪于他,有时候还讨好他,担心他退休不管事。

唐朝以诗取士,北宋文人主政。人文修养于政治,看来是举足轻重。

北宋值得研究。

苏洵的发愤和远游,为大儿子苏轼提供了两种财富:书籍的氛围,世界的广阔。一般小孩儿憧憬未来,持续三年或五年,这憧憬通常影响他的意志走向,预设他的未来。憧憬的过程中,会发生很多事儿,主观客观难以分辨。

写历史人物,能进入憧憬这一类人生之关键环节的内部吗?而随处可见的,是对人物的模式化处理。我平常读国内传记,本已疑虑重重缩手缩脚,却又最怕读它描述的青少年期:无限的个体差异几乎被无限取消。

回头再看儿童题材的影视剧,更是倒抽一口冷气……

问题严重。

但愿笔者有机会,深入少年苏轼的内心憧憬,并以此展开他雄视古今的广阔生存。

性格遗传,母性呵护,书卷气和野性环境,这些不同的东西同时作用于早年的苏轼。蜀地生活悠闲,民间花样繁多,吃的用的玩的应有尽

有。生活的丰富又导致语言的丰富,十里之外,另有方言俚语。我一直在揣摩,苏东坡之所以成为语言大师,眉山的语言环境,究竟对他有多大的帮助?

眉山人的语言机智、生动、幽默,充满了随意性。

比如形容生气:早就忍得你水滴!

比如形容冒火:我这火呀,一朵一朵地冲。

再如形容小孩儿四处疯玩:天上都是脚板印。天天玩到黑摸门。

……

小时候我母亲的许多口语,我这调皮捣蛋常挨骂的儿子,至今记忆犹新。

苏东坡不可能是那种一天到晚枯坐书斋的男孩,他会八方撒野,天上都是脚板印。眉山老城,穿城三里三,环城九里九。城里除了街道,也有田地,有河流。东门外有繁忙的水码头,有宽阔的岷江,有踏青的好去处驷颐山。而站在西边的城墙上,抬眼便是海拔三千多米的峨眉山……北宋的眉山城因是州府所在地,城中八千户,小孩子永远是高高矮矮结成成群,今天拿钓竿明天揣弹弓的,春夏秋冬有得玩,而玩的花样超过一百种,包括斗嘴打架——男孩儿不打架还能叫男孩儿吗?到处都有清凉的水、可供攀缘往水中扎猛子的黄桷树。男孩谁不是浪里白条?过节了,过年了,男孩女孩穿新衣,走东家串西院……苏轼在眉山一直待到二十岁,出去做官后又两度回来丁忧,加起来二十五六年。“生活世界”留给他的印象太深了,这位终其一生对生活抱着不可思议的巨大热情的人,他为何坚决反对王安石搞急剧变法?理由是两点:风俗,道德。

他深知风俗与道德来之不易。

而我们今天已经知道,生活世界的形成少则数十年,多则数百年,打碎它却可能在弹指一挥间。马科斯·韦伯有名言:“人是悬挂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。”

意义的生成必定是缓慢的,犹如绿色果蔬不能用激素。意义的嬗变同样需要足够的过程。意义之网若是被无形的手粗暴扯烂,人就会变成被拔掉了触须的虫子,到处乱窜。

社会生活,形同一张覆盖每一个角落的大网。

生活的诸般韵味儿，取决于这张大网。大网扯烂了，小网难保完整。

对生活的总体考察、把握，古今哲人走得很远了，如同触须强劲而敏感的虫子。有趣的是，他们不约而同所看重的，正好是普通人积聚生活韵味儿的地方。

目前科技发达，生活变化太快，人活得像陀螺，韵味儿很难立足。往哲学层面说：计算型思维盛行，“求意志的意志”泛滥，人对人、人对自然的掌控与掠夺，在理性面孔的背后潜伏着日趋张狂的非理性。不过我个人，对未来还是抱着乐观的。总有一天，生活的整体价值会呈现压倒性的局面，生活出了问题，一般人都会追问：谁在破坏生活的意蕴层、威胁生活的完整性、撕碎那张圣物般的意义之网？

本文写苏轼，理由简单：他既是大文豪，又是维护意义之网的生活大师。

2

宋仁宗至和二年（1055年），弱冠之年的苏轼进京应考，一考就拿事实上的状元：主考官欧阳修，因猜测封闭试卷出自他的弟子曾巩之手，为避嫌，才把苏轼擢为第二。苏辙也考上了。两兄弟金榜题名，京师轰动，苏洵半夜里酣梦中都要笑醒。

苏轼很能考，目标明确像白居易。他被称为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，其中也包括他非凡的科考本领。士大夫的生活道路，济苍生的政治理想，考不上一切免谈。年轻的苏轼头脑清醒，认准了目标就心无旁骛，这大约是优秀人物的共同特征。文章的题目叫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，头一次阐述他的仁政理想，令人感到意外的，是他终身朝着这个方向奋斗。换句话说，他的政治理念，二十岁就趋于成熟了。另外，他惊人地大胆，试卷中杜撰圣君尧帝的典故，闹得考官梅尧臣查史料一头雾水。问他时，他竟然说：想当然耳！

按考试规则，杜撰典故万万不可。何况是杜撰圣人。

胆大源于自信。这可不是一般的自信，信手一笔，可能自毁前程。来自全国各地的黑压压的考生们谁敢？这事正史野史都有记载，可信

度不成问题。

没办法,这就是天才。

三父子在汴京得意了,老家眉山却传来噩耗:程夫人因病去世。也许她至死不知道两个儿子双双高中。

苏轼苏辙匆匆办理了在籍进士的手续,回老家丁母忧。陆路水路昼夜兼程,要走两个月。

丁忧三年。

丁忧古制蛮有意思,不管你官居何职,必须丁忧。丁忧既是尽孝,又是对官场身份社会角色的中断和超越,使人返回他的赤子本源,有可能从源头上重新打量他的生存。说到底,人间万事,除了铭记、追思父母的恩典,没有什么事不可以暂停的。

丁忧淡化官本位……

苏轼进京前已有妻室,不然的话,婚期要推迟到三年以后。

夫人王弗,青神县人,那地方山青水秀,小城古朴。今日高速路,到眉山城仅三十分钟,路牌上几个格外醒目的大字:苏东坡初恋之地。王弗是小城孕育的佳丽,秀外而慧中。她具体长什么样,史料只略有提及,称她面目姣好。其实即使她相貌一般,她也是古代最美丽的女性之一。苏轼的悼亡词《江城子·十年生死两茫茫》是献给她的。从古至今,悼亡之作何止亿万,苏轼此词公推第一。它能表达所有人怀念亡妻的感情。

关于王弗,稍后再讲。

丁忧结束,再赴汴京。这次是举家迁徙,几十口人在东门外的“王家渡”上船,直下嘉州渝州,出夔门向荆门,抵京师,沿途阅县三十六。苏氏兄弟到吏部办理了注官手续,分别被任命为县主簿,类似办公室主任,均辞不受。宋代官吏,拒绝任命是常事,小到县吏大到宰辅。

苏轼参加由宋仁宗亲自主持的“制科”殿试,又考了第一。这第一叫做“制科三等”,宋代开国一百年,考上三等的,苏轼之前仅一人。一二等皆虚设。苏轼在皇帝的御座前,写下五千字的文章,又直接面试,对答如流。老皇帝显然被这个英气逼人的年轻人给吸引住了,看文章,观书法,听他滔滔不绝,虽然他批评朝政的尖锐言词实在不好听。比如他指责后宫花销太大,而仁宗本人勤政不足。言下之意,此时的宋仁宗

有点像晚年的唐玄宗。

苏轼初见皇帝，非但不怯场，反而壮怀激烈。这说明三点：

一，苏轼的天生气魄。二，苏轼的忠心耿耿。三，开明的政治风气。

仁宗当天回后宫，对曹皇后感慨地说：朕为子孙后代得了两位清平宰相啊。

另一位指苏辙。苏辙制科试入四等。

考试前有个小插曲：考生们报名很踊跃，主考官开玩笑说，苏氏兄弟在此，你们觉得有希望吗？于是考生散去大半。

十年一度的制科试，录取名额不超过五个。考生们熬更守夜做准备，却被苏氏兄弟吓退了。

考期临近了，苏辙偏又生病。宰相韩琦下令延期。

这两兄弟的风光可想而知了。他们的文章风格成了考生的典范，京城民谣说：苏文熟，吃羊肉；苏文生，吃菜羹！

欧阳修甚至在他的沙龙里对新老作家说：三十年后，无人道着老夫也。

这位北宋文坛领袖的话，在时下文坛的语境中听上去像奇谈怪论，像藏着什么阴谋。

值得注意的，是王安石不喜欢苏轼的带有策士气息的文风。他公开对人讲：“如果我是考官，我就不取他。”王安石时任翰林学士知制诰，负责起草诏令。朝廷对苏辙的任命书他不肯写，事情便耽搁下来，无限延期。北宋这个现象也是颇为奇特。

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有巨著《北宋士大夫政治》，读者若有深入了解的兴趣，不妨参考。

苏轼以京官大理评事的身份出任凤翔签判，任期三年，有签署公文和断案的权力。凤翔在陕西，距京师一千二百里。嘉祐六年（1061年）的冬天他走马上任，老父与弟弟留在汴京。

苏轼初做官，却跟领导闹起了别扭。到凤翔半年，碰上新太守陈希亮，陈原是眉山青神县人，王弗的同乡。此人与苏洵也属旧交，按常理，该照顾苏轼才是，可他对苏轼严格得不近情理。他个子小，眼睛有点斜视，训斥部属喉咙大，动不动就暴跳如雷。部下都怕他。苏轼在自己的